

德国文化
评论丛书

中德之间

——大学、学人与交流

陈洪捷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之问

——从“中国之问”到“世界之问”

王康

（北京）



德国文化
评论丛书

中德之间

——大学、学人与交流

陈洪捷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德之间：大学、学人与交流 / 陈洪捷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德国文化评论丛书)

ISBN 978-7-301-16221-7

I. 中… II. 陈… III. 高等教育—教育思想—国际交流—中国、德国
IV. G 649.2 G64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3397 号

书 名：中德之间——大学、学人与交流

著作责任者：陈洪捷 著

责任编辑：陈 甜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排版设计：北京河上图文设计工作室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6221-7/G · 2740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开 本：650mm × 980mm 16 开本 12.5 印张 146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序言 /1

第一辑 德国大学的传统 /3

“利禄之徒”，还是“哲学之才”？

——论席勒的大学教育观 /4

[附] 利禄之徒与哲学之才（席勒） /12

什么是洪堡的大学思想？ /16

[附] 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洪堡） /27

洪堡的大学寂寞观及其意义 /34

[附] 寂寞和交际作为知识增长的条件（维泽） /47

为学术还是为职业？

——德国大学学习传统及其变迁 /52

第二辑 德国对中国的影响 /63

《德国学校论略》与清季中国对专业教育观念的接受 /64

中国对德国教育的接受与研究 /79

第三辑 蔡元培与德国大学 /91

蔡元培的大学思想与德国大学观 /92

蔡元培对德国大学理念的接受

——基于其译作《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讨论 /104

蔡元培在德国 /116

关于蔡元培在汉堡大学注册的考证 /120

第四辑 季羨林与德国 /125

往事已成空？

——寻求季羨林在哥廷根的踪迹 /126

悠悠十年哥廷根

——季羨林在德国的求学经历 /136

德国名师手下的中国高徒

——两位德国导师对季羨林博士论文的评价 /143

第五辑 德国大学拾零 /153

艾城大学 /154

德国的旧书摊 /169

第六辑 德国学人与著作 /173

汉学家父子话中国 /174

百年教育经典回顾 /187

序言

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部中国近代历史，或可视为一个借石攻玉的过程，没有他山之石，近代中国的思想与学术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不过，他山之石，有飞来之石，也有采来之石。飞来之石往往不期而至，会让人惊慌失措，不知所措，乃至造成危害；而采来之石，也有分辨不精、采之不当之虞，或迷信外来之石、盲目利用之险。总之，并非任何他山之石，皆可用来攻我之玉。因此，深入其中，细心考辨、谨慎选材、适当利用，尤为重要。试看近代以来几乎所有仁人智士，无不参与借石攻玉的过程，以其各自的方式，为学习、接受、借鉴、融合、创新而不懈探索。

中国与德国在近代颇有缘分，一代代中国学人，慕德国之学术，孜孜以求；更欲借德国之石，攻中华之玉，其成果也蔚为大观。作者附骥前贤，从学多年，兴趣不离德国，尤其关注德国的大学与学术。本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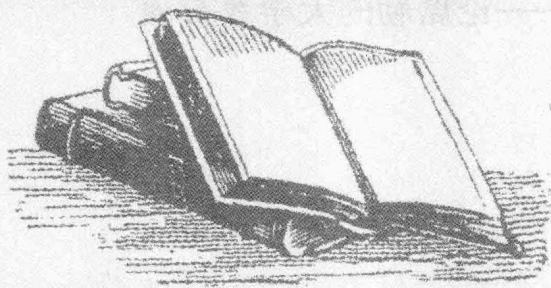
收文字皆与德国有关，或为入他山悉心分辨之作，论洪堡、席勒的文字属之；或为追溯前辈借石攻玉的记述之作，论蔡元培和季羨林的文字属之。这些文字，虽非有系统的鸿篇巨制，但也算得上有心得之作；看似细小，却无不以细致的考辨为基础。总之，自诩可以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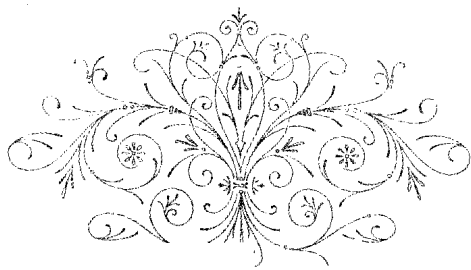
一鳞半爪篇什，结集付梓，对于理解德国之学术，钩沉中德学术之沟通，若能略有寸功，积年的爬抉之劳，则不枉费矣。

2009年10月志于蓝旗营

德国大学的传统

第一辑





“利禄之徒”，还是“哲学之才”？^①

——论席勒的大学教育观

席勒以文学创作、美学及史学理论而闻名，但他对于大学教育的观念却鲜为人知。其实他作为新人文主义者十分重视人的教育，其《审美教育书简》就集中体现了席勒的人文主义教育理想。在其著名演讲《什么是世界史及为何要学习世界史》中，席勒专门阐述了他对大学教育的观点。篇幅虽然不大，但语言生动，观点鲜明，含义深刻，是德国大学观念史上不可忽视的文献。

1789年5月26日下午5点半左右，耶拿大学的蓝霍德讲堂(das Reinholdische Auditorium)座无虚席，学生们等待着大学新聘的历史学教授席勒的到来。今天虽然是席勒的就职演讲，第一次上课，但他早已因《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等戏剧而闻名，估计不少人想借此一睹席勒的风采。

^① 原载《北大德国研究》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席勒到了讲课的地点，可容纳100多人的大教室已经爆满，而且听众还在不断增加。席勒不得不临时换教室，换至大学最大的格理斯巴赫讲堂（Griebach Auditorium）。学生们又蜂拥上街，奔向新的上课的地点。一时满街是奔走的学生，人声鼎沸，不知情者误以为发生了火灾或什么事故。席勒到达时，可容纳三四百人的大厅以及过道都坐满了学生。他眼前只是听众留出的一个通道，连讲台在哪里都看不见。席勒头一次上课，可谓盛况空前。



席勒多才多艺，在文学、哲学、历史等领域均有建树

席勒选择的题目是“什么是世界史及为何要学习世界史”。他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首先讲了关于如何对待大学学习的问题，或者说如何端正大学生的学习态度的问题。席勒以诗人的语言描绘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大学生或者说学者的类型，一种是实用主义的、以职业为取向的大学生，席勒称之为“利禄之徒”（Brotgelehrter）；另一类是以学术为取向的大学生，他称之为“哲学之才”（philosophischer Kopf）。这第一讲虽然只有一小时时间，而且只是序言，但内容却非常精彩。席勒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讲这些决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很强针对性的。席勒所针对的，就是当时盛行的实用主义的大学教育观念。

18世纪后半叶，是德意志、也是整个欧洲大学发展的一个低谷时期，无论是大学的学术状况，还是大学生的道德表现，均为世人

所诟病。因此大学改革成为德国当时各邦一个重要的政策话题。在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大学作为中世纪的残留之物，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可谓气数已尽，所以建议取消大学的人不在少数。根据启蒙主义大学改革者的观点，大学的首要功能在于其社会实际价值，大学之所以没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大学脱离国家的实际需要。而新的大学应当是国家的“学术矿厂”（akademisches Bergwerk），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职掌哥廷根大学40年之久的明希豪森（Gerlach von Münchhausen）说：“我的大学准则，以声誉和实用为基础。”^①哥廷根大学是18世纪德意志最具生机且在学术上最为出色的大学，其基本倾向尚且如此，其他大学的取向更可想而知。

当时德意志两大邦国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在启蒙运动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大学改革。奥地利统治者约瑟夫二世明确表示：“任何知识，只要对于改善国家很少用处或根本没有用处，年轻人都不必去学习，大学学习主要目标是培养国家官吏，而不是培养学者。”^②普鲁士的教育主管人马索夫更是一名坚定的实用主义者，他说过：“我完全赞同取消大学，代之以文科中学和医生、法官等专门学院的观点”，只是认为这一工程浩大，一时难以实现，所以暂时还必须“容忍这些怪异的大学的存在”。^③这些观点正反映了当时高等教育改革的整体趋势。

在实用主义的教育政策之下，大学生们当然也普遍看重大学教育的实际功能，将大学的学业视为今后职业发展的教育的预备。当时一本流行的《大学各科学习指南》（柏林，1792）写道，大学

① 引自 Schelsky, Helmut, *Einsamkeit und Freiheit — Idee und Gestalt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und ihrer Reformen*（寂寞与自由——德国大学的理念和形态及其改革），Beinbek bei Hamburg, 1963, S.36。

② Ibid., S.41.

③ Ibid., S.43.

学习的目的和功用首先“在于使自己成为一种实用的公务人员”(ein brauchbarer Geschäftsmann),其次使自己成为符合社会道德的人。^① 哲学家康德在其著名的《学院之争》(1794)一文中,虽然试图证明哲学院不同于神、法、医三个学院,应当不受政府的控制,获得独立思考和从事纯学理研究的权利,但他还是把大学生一律看作是服务于政府的“公务人员”(Geschäftsleute),所学习的内容也无非是未来官职所需的知识。^② 总之,大学教育对个人来说,通常是获取今后职业所需的知识,并无追求学术和真理的志向。

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席勒从古希腊文化出发,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持批评态度,认为在现代的文化中,人的整体性、人性的和谐性都受到破坏。他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就认为,更加精确分化的科学,以及社会等级和职业的严格划分,使得人类禀赋中的内在整体性被撕裂开来,个人内在的和谐被分裂了。总之,在现代社会中,“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③

正是出于这种人文主义的人类关怀,席勒在首次面对大学生时,提出了自己对大学教育的观点。他指出,对于大学的学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观念。一种是利禄之徒的学习观,另一种是哲学之才的学习观。所谓利禄之徒,就是为了追求利禄的目的而读大学和从事学术的人,他们“完全是为了满足特定官职的任职条件,并希冀官职所带来的好处;他之所以动思考脑筋,只是为了改善其物质状况,并求得些许虚荣”。因此他们不会看重知识本身的价值,不会跟随知识兴趣的指引去探索未知。用席勒的话来说,第一,“他

① Koch, Erduin Julius, *Hodegetik für das Universitäts-Studium in allen Facultäten* (大学各科学学习指南), Berlin, 1792, S. 31.

② Kant, Immanuel, *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 (学院之争), Leipzig, 1984, S.15.

③ [德]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0页。



席勒与歌德是18和19世纪之交德国文学的双子星。这是柏林宪兵广场上二人的雕像，右为席勒

们惧怕任何知识创新，因为他辛辛苦苦记住的知识体系会因此而崩溃，更面临失去现有工作的危险”。第二，他们没有知识整体的概念，满足于被割裂的知识，满足于自己官职所需要的那些知识。因此他们必然对知识采取一种封闭和机械的态度，他们只会阻碍知识的进步，而不是促进知识的发展。而哲学之才则与之相反，其学习的目标就是知识本身，“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知识的圆满贯通；只要他的知识概念没有成为和谐的整体，只要没有深入到艺术和学术的内部核心，豁然统揽全局，其高贵的求知欲望便永不停歇”。

席勒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两种大学生的态度，并向学生说道，他希望他的学生都是哲学之才，而非利禄之徒。考虑到当时的整个风气，席勒的观点应该说有很强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他的观点无疑预示着一种新的学习观念，乃至一种新的大学观念的出现。

几乎在席勒演讲的同时，在整个德意志，特别是在普鲁士，酝酿着一个新的大学改革的大讨论。而这场讨论的结果，就是在席勒的朋友威廉·冯·洪堡的主持下建立了柏林大学，德意志大学从此步入一个辉煌的时代。

其实，席勒所关心的决不仅仅是耶拿大学学生的学习态度问题，他的听众应当是所有大学生乃至所有学者，而且涉及的问题也不限于学习，而是涉及两种不同的治学和学术的观念，因此具有着更广泛、更普遍的含义。

在席勒看来，利禄之徒只会“抱着永远僵化的头脑，始终守着毫无生机、单调的教本知识”，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只能是教条知识和抱残守缺的知识。而哲学之才会不断地追求创新，“对更新更好知识的不断追求使哲学之才永远走向更完善的境界”。席勒在此对当时以实用为目标的、以职业或专业为取向的学术风气提出批评，旨在提倡一种新的学术观念，及人文主义—哲学学术观。这种学术观强调知识的整体性和知识的未完成性。洪堡后来在倡导新的大学观念时，就提出大学应当“总是把学术视为尚未解答之问题，因而始终处于探索之中”。^①同时，洪堡也像席勒一样，鄙视僵化和肤浅的记忆之学，认为一切不是“来自精神深处”，而是靠“众多资料的堆积而成”的学问毫无价值，与学术毫无增益，只会带来损失。^②这种将学术（科学）与探索同等看待的观念，构成德国 19 世纪大学观念的动力所在。

同时，席勒还批评利禄之徒“无论做什么，都需要外在的刺激和鼓励，而哲学之才则在研究对象本身和孜孜不倦当中获得激

^① Humboldt, Wilhelm von, “Über die innere und äußere Organisation der höheren wissenschaftlichen Anstalten in Berlin” (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与外在组织), In: A. Flitner (Hg.), *Wilhelm von Humboldt, 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Bildungslehre*, Frankfurt/Main, 1984, S. 84.

^② Ibid.

励和报偿”。这里显然包含着对学术独立价值的肯定，倡导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精神。这也就是洪堡所说的“纯学术”的精神。对洪堡来说，没有对纯学术的追求之心，就不配为学者。他也像席勒那样，认为读了大学而“沉溺于实际营生活动”，不足为训。

另外，席勒还十分强调学术的整体性，认为“圆满贯通”和“和谐的整体”是治学的根本之道，而利禄之徒则只是从实用的目的出发割裂知识，他们“向所有的邻居竖起藩篱，出于嫉妒而恨不得剥夺他人的阳光，忧心忡忡地守护着残破的护栏，有气无力地抵抗着理性前进的步伐”。这种知识的整体性观念就意味着学术的统一性（Einheit der Wissenschaft），而学术的统一性正是洪堡大学理念的核心所在。

从以上简单的对比可以看出，席勒和洪堡这一对朋友具有相同的大学观念。或许是洪堡接受了席勒的观点，或许是他们两人相互影响，但有一点很清楚，席勒的观念对19世纪德国的大学理念显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对“利禄之徒”的鄙视，对“哲学之才”的推崇，构成了19世纪初新大学理念的核心内容。哲学家谢林（F. Schelling）1803年在耶拿大学开设了“关于大学学习方法”的课程，他在其中沿用席勒的概念，批评“利禄之徒”把学术仅仅视为手段，仅为实际的目的而治学。他说：

与生活直接功用有关的学科，通常被冠以利禄之学（Brotwissenschaften）的恶名，但问题并不在学术本身。谁把哲学或数学看作手段，那么对他来说，哲学和数学就是利禄之学，同样，谁学习法律或医学，但缺乏更高的追求，只是看重其实用性，那么，法律和医学就是利禄之学。所有利禄之学的目标，都是仅仅记住现成的结论，要么完全不去追根求

源,要么只是为了外在的原因,比如为了对付考试的要求,而去过问源流。^①

席勒通过利禄之徒和哲学之才这一对概念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念和大学理念,而这些观念也构成了当时新人文主义大学理念的基本内容。虽然我们对这些核心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是很清楚,但从时间角度看,席勒无疑是新人文主义大学观念较早的阐述人,对后来广为人知的洪堡大学理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席勒因此完全有理由进入德国大学观念的经典论者之列。

^① “Vorles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s akademischen Studiums” (关于大学学习方法的演讲), Manfred Schröter (Hg.), *Schellings Werke*, München, 1977, Dritter Hauptband, S.264.